

□文学新观察

悄然兴起的城乡移民文学

白 烨

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不竭的源泉，文学创作是作家对于生活的能动反映，正是由于这样的双向动因，社会生活的历史演进及其种种变动，都会在文学创作中引起一定的反响，从而使整体的文学，既“系乎时序”，又“染乎世情”。

近些年来，我国社会生活的一个巨大变化，是在城市现代化、乡村城镇化的强力推导之下，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，城市在地域扩张，人口膨胀的同时，涌现出了新的群体，增添了新的活力，同时也带来新的生活形态，造成了新的社会问题。这样一些新的都市人的生活行状与精神现状，既给现在的都市带来新的生活风景，也在一定程度上连动着敏感的社会神经。因此，许多作家都把他们的目光投向这一生活领域和社会群体，接连写出了许多为他们描形造影的作品，使得在小说创作领域里，城乡移民题材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热点与焦点。

体现作家的平民意识与人文关怀

从目前有关这一方面的创作与评论的情形看，人们在写作和评论中，对于笔下描写对象的最为普遍的称谓，或是“农民工”，或是“打工者”，这几乎已经约定俗成。因而，在此基础上，又有“农民工题材”“打工文学”的常见说法。我以为，“农民工”与“打工者”的说法，过于强调其农民出身与打工身份，这样的称谓因多少带有出身与身份歧视之嫌疑，最好不予沿用，而应采用更为中性的“进城务工人员”，似乎更为适当。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，我这里把以农民工、打工者为描写对象的作品，统称为“进城务工题材”。

从这一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来看，尽管面对的是进城务工的同一群体，但不同的作者又有不同的视角，不同的作品各有自己的况味。总体来看，他们都有对于进城务工者的生存景况与喜怒哀乐的观察与捕捉，体现出他们强烈的平民意识与深切的人文关怀。

进入新世纪之后不久，几位小说名家的作品率先涉足进城务工题材，并以各个不同的自我发现，给人们带来不少新的信息与惊喜。

刘庆邦的《红煤》，描写了青年农民宋长玉得到在国营煤矿当轮换工的机会后，怀揣着改变命运的种种梦

想去苦苦奋斗，却在走向成功的过程中步入邪路的故事。这里揭示出来的，既有宋长玉出于小农意识的势利，又有基层官场的贪腐，两种因素的不期而遇，使得一切都变质变味，宋长玉由“红”变“黑”也无可避免。

贾平凹《高兴》里的农民刘高兴先是将自己的一个肾卖给了城里人，后又与同乡五富来到城里拾破烂……他力图亲近城市，但城市却冷漠依然，并给他带来始料不及的命运……作品以原生态式的白描手法，口述体的自述方式，为读者撩开华丽都市的帷幕，真切展现了底层人们的艰窘又坚韧的人生。作品对农民工的殷切关注和深切体察，以及字里行间释放出的浓郁的人文情怀，都撞人心扉，让人自省。

刘震云的《我叫刘跃进》，以在进城务工人员建筑队当厨子的刘跃进的种种意外遭际，写了从农村进城的务工者的难以预料的命运，难以自主的迷茫。作品的妙蕴在于，由日常化、现实性的故事，揭示出了荒诞性、反讽性的意蕴。

孙惠芬《吉宽的马车》，以紧贴进城务工人员生存现场的笔触，在朴素而真切的生活故事中，托出了以吉宽为代表的鲜活而生动的进城务工人员形象，他们带着乡土的本色与局限，把握着城市的血脉与脾性，打工的经历悄然改变着一个个农民，而他们也由此进入了文明化的痛苦而必然的进程。作品的字里行间，都洋溢着深厚绵长的乡土情思与善解人意

的女性情怀。

赵本夫的《无土时代》，以进城后的农民天柱为了完成一项特殊任务，误打误撞地把城市的361块草坪“换上了麦苗”，在木城掀起了滔天巨浪，由这样一个“城市里种庄稼”的亦真亦幻的故事，作品既给“无土”的城市哼唱了一曲悲歌，又给“恋土”的人们吟唱了一曲颂歌。

触摸当下都市生活的内在神经

与此同时，上世纪90年代以来，在中短篇小说创作中，描写进城务工题材的作品也日益增多，渐成热点。从这些作品涉及的内容与蕴含来看，这类写作也在不同的作家那里，呈现出不同不尽相同的情形。

一种是把目光投向进城谋生和寻求发展的打工妹，由她们进入都市之后并不顺遂的坎坷际遇，表现在释放欲望过程中不断被欲望所裹挟，在追逐“消费”的努力中又陷入被“消费”的尴尬与无奈。如吴玄的《发廊》，邵丽的《明惠的圣诞》，项小米的《二的》，石一帆的《世间已无陈金芳》等等。

还有一些作家，则把关注点放置于劳资纠纷、城乡矛盾，及其背后的文化的冲突与道德的抵牾，为陷入这种复杂纠葛而无力走出的务工者，倾诉不幸，鸣说不平。如张伟明的《下一站》、王兰兰的《大堂小宝》、乔叶的《紫薇薇影楼》等等。

从阅读感受看，我觉得在描写进城务工的题材方面，有两位常居北京的作家的创作，特别值得人们关注。一位是北漂作家荆永鸣，他把自己在北京开的一个小饭馆，当成当下都市生活的观察点，并以这个小饭馆为背景，先后写作了《大声呼吸》《北京候鸟》《北京房东》《北京邻居》等系列中篇小说，他在创作中，既写外地人的人生苦难，又写外地人的人性坚韧，字里行间透射出积极而达观的人生态度。

另一位是以写煤炭题材著名的作家刘庆邦，他近年以北京的小保姆为描写对象，写作了一批短篇小说，结果为《找不着北》。作品通过一个个年龄不同又想法各异的保姆在北京的生存与打拼，刻画出一个个小保姆的不同个性，也描绘出一个个雇主的不同形象，整个作品写出了当下北京市民生活的众生相，也揭示了在新型人际关系和不同文化背景里隐含的种种冲突，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触摸到了当下都市生活的内在神经。

进城务工题材在八九十年代刚刚起步之时，人们还会感到某些陌生，某种新鲜。而到数十年之后的今天，无论是作为生活形态，还是文学现象，都已经变为常态。因此，怎样深入底里，变换视角，把这个已成常态的生活层面写好，把这些已不陌生的人物群体写活，并由此潜入时代生活的深处，让这一已不新鲜的题材重显活力，再放异彩，无疑是当下的作家们需要解决的创作新课题。



远方 苗青摄

移舟泊烟渚，日暮客愁新。野旷天低树，江清月近人。

□诗词赏鉴·大好河山

野旷天低树，江清月近人

唐·孟浩然《宿建德江》诗赏析

钟振振

盛唐时期“山水田园诗派”的代表作家之一，孟浩然这两句诗写得实在精彩，真非浪得虚名！

精彩在哪里？在它很平常的景物写得很平常，将很平常的字面用得很平常。你看，原野空旷，远树矮小；江水清澈，月影漂浮——这些景物是不是很常见？但诗人说由原野空旷，远树矮小，紧贴着树梢的天空也显

得非常低矮；由于江水清澈，月影漂浮，月亮与船中的我便十分亲近——这景象就不是一般诗人写得出来的了。你再看，这两句所用的10个字，哪个不是最普通的字面？但它们组合在一起，所构成的意境竟如此新鲜，如此美妙，真是绝配啊！

这还只是就这两句诗本身着眼，如从全篇来审视，则其精彩又在于它不单纯是写景，似有“情”含蕴其中。“野旷”云云，诗人视野的拓展，难道不是他胸襟也在扩展的表征么？而“月近人”三字，是否也透露出其“客愁”因此而稀释甚至消解的信息呢？妙在诗人并不明说，因为含蓄，故言有尽而意无穷。

是的，祖国的大好河山无处不在，行客得以慰藉，何“愁”之有！

□随笔

做个生活艺术家

杨卫国

则太白，施朱则太赤。”这里说的是美人。其实隔行不隔理，不仅美人如此，不管做什么事情，甚至是享用美食，也要把握分寸，才能体验美食的妙处。有一次在上海，朋友请我到一家百年老店吃生煎包子。不愧是百年老店，包子微黄，皮香肉嫩，汤汁鲜美。能把小小的包子做到这个份上，真是极高的境界了。我和朋友胃口大开，风卷残云一般，眨眼之间吃去大半。盘子里只剩两个，朋友停住了筷子。我提议：“如此美味，怎能停住？来，我们每人一个，把它们消灭了吧。”朋友笑着摇摇头。我还是劝他再吃一个，否则有暴殄天物的嫌疑。他微笑着说：“我们吃的是美味，而不应成为累赘。当止则止，当断则断，不拖泥带水、不贪恋口欲，这样，美味才能永远唇齿留香。”这就是度——美食有度。

我的一个朋友，对饮茶极有研究。家里藏有不少好茶，喝起来却极其克制。比如夏天，他只在午休后泡上一杯绿茶，里面放上十几片茶叶。躺在椅子上，看着绿芽在温热的水中尽情舒展，上下游弋，形若兰芽，美若花瓣。他一边凝视赏玩，一边小口品味，齿颊留香，沁入肺腑，既饱眼福，又饱口福。他总结喝茶经验：“喝茶喝的是境界，‘看山不是山，见水不是水’，这样才能得到品茶的温馨和愉悦，又能进入祥和宁静的心态。”这就是境——美饮有境。

世上既有有度、有境的人，也就有无度、无境之人。

近代作家苏曼殊，事业有成，堪称大家；可是于生活而言，却是一介莽夫，距离艺术甚远。苏曼殊平时不节制饮食，患有多种疾病，住院时，医生对他的饮食控制很严格，尤其不准他吃糖，可是他却趁医护人员不注意在病床上吃糖；有时还逃出院，去街上大吃大喝，导致肠胃病加剧，不治身亡。可叹一代文豪，竟由于饮食无度、无境，仅仅活了34岁！

由此看来，度、境是生活艺术的基本智慧，理解了度和境的真谛，把简单的生活过好了，你也能做生活艺术家。

每当提到艺术家，我们就会想起一连串名字：齐白石，梅兰芳……让大多数人觉得如瞻仰明月，可望而不可即。其实，只要我们把握两个字：度、境，人人都能成为艺术家——日常生活的艺术家。

何谓度、境？

战国末期楚国辞赋家宋玉，写过一篇《登徒子好色赋》，赋中的美女“东家之子”，美得恰到好处：“增之一分则太长，减之一分则太短；著粉



家园 汤青摄



这一次，一小口一小口地独自饮茶，饮的是明前龙井，在西湖边上的一家小小茶艺室里。正是，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山魂水魄尽茶香。

之前饮茶，我是不大会讲究的，纯属牛饮。原以为，饮茶即饮水，只属于生命需求，与文化无甚干系。然而，饮茶可以悦心情，倒是感悟到了。这样一来，饮茶就与文化沾上点边了。非牛饮，而是一小口一小口地来抿，说明心中有事，眼中有物。如斯，所抿的，就是一种心情了。一个人，怀着心思来饮茶，不用去装，自然而然就会雅起来，这便是文化。雅，即是文化的一种内在表现形式。雅，是长在人心里的一株灵芝草，非清风吹，不抽芽；非甘雨淋，不生长。

时下，现代人饮茶，也讲究起文化品位来了。譬如，那些很阔绰、很有气势的茶艺表演，想造出一番很雅的文化氛围来，让人观看。这种想宣扬传统文化之美的努力，当然是值得称道的。起码，它让在场之人即刻收起心，安静下来，规规矩矩地来品茗，变得像一群山居之士。然而，真正文化的成分，在无意中却被消去了一半，因为这时的心是空的，眼是虚的，所置环境，除了豪华，也了无生机，很难达到提升生命之质的目的。责任不在表演者，而是在我们这些似乎很有文化、很有品位、很有鉴赏力的在场之人。因为，文化是装不来的，有知识不等于有文化。文化含有智慧与德行、闲静和敬畏之心。富贵，不等于文化。地位，也不等于文化。那些怀有忧国忧民之心、怀有洁身自好素养来品茶者，才算得上是真正的饮者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们与古人有不小的差距。古人，喜欢用一把红泥小炉，来静静地煮茶，煮的是心情，煮的是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人文情怀。而非仅仅是去享乐和休闲，更不是为了单纯的解渴。古人饮茶，往往配以奏琴、焚香、燃烛。在这样的氛围里来饮茶，人的思维就会上天入地，腾云驾雾。就会飞临苍阔而不囿于寸寸之地。

“寒夜客来茶当酒，竹炉汤沸火初红。寻常一样窗前月，才有梅花便不同。”（宋·杜耒的《寒夜》）客来以茶当酒，是很高雅的一种情态。手中不是没有酒，而去寻找的，恰恰是唯茶才具备的那种宁静、深邃、优渥的情味。何况，在此刻，时虽入夜且有明月在窗前，还有竹炉汤沸火已初红，更有梅花频送阵阵的暗香。假如主人，此刻以酒水来待客，这一切恐怕无从谈起了。酒使人昏昏，不像茶，为人清醒，使人清醒。此番道理，古人比我们体会得早，也深刻。我是北方粗人，真正体悟茶与文化的神秘联系，也晚。从牛饮，变为小口饮，竟用去了我大半生的时光。然而，离品饮，还有不小的距离。

对于茶事而言，饮与品，是有很大差别的。品与问，都需要大智慧。譬如：古代哲圣老子与孔子几度会面，都是煮茶论天下事的。他们品的是宇宙之味、天下之味、家国之味。如斯，“品”字就有了智慧的内涵。在这里，不仅有人在品茶，茶也在品人。因而，人与茶，便融为了一体，已不分你我。这一切，都缘于一个“品”字。现在，我独坐在被誉为人文之水的西湖岸边，静静地来小饮明前龙井。苏堤、白堤静卧在初春的湖光山色里，像历史描下的两道柳眉，为西湖增添了无限的诗意和生命之色。想起当年，苏东坡、白居易二位诗圣，也一定在这里煮茶品饮，品到了该在湖中疏浚淤泥，再用挖出的淤泥，构筑长堤，为百姓出行、观景、优化环境，创造方便条件。

初来杭城之人，首先想到的，除了西湖，便是茶。因此地为茶乡，这里的茶为茶中精品，闻名遐迩。苏东坡、白居易哪个不喜上眉梢，暗庆自己此地为官。然而他们，并非成日品茶享乐，不顾百姓苦愁。就说白居易，初到杭州之时，正遇罕见大旱。当他听到百姓请求放水救农田的呼声之后，绝然做主，外放湖水，浇灌濒临枯死的救命庄稼。他爱西湖，酷爱成癖。每当政事稍有空闲，就去白沙堤、孤山一带，细细品游。他在杭州，为官三载，不仅严管这里的一山一水，一草一木，使之不受损害，更是构筑了长长白堤。也写出很多传世之作。其中《钱塘湖春行》尤为传神：“孤山寺北贾亭西，水面初平云脚低。几处早莺争暖树，谁家新燕啄春泥。乱花渐欲迷人眼，浅草才能没马蹄。最爱湖东行不足，绿杨阴里白沙堤。”茶养人，更养心，尤其茶魁龙井。白居易没多提茶事，但爱茶，是一定的。传说白居易离杭赴京高就时，他并不开心。百姓到西湖边上来送他，拦住他去路，泣不成声。他也为此流泪，当即在鞍上行吟：“三年为刺史，饮冰复食蘘。唯向天竺山，取得两片石。此抵有千金，无乃伤清白。”当船离杭之时，他独坐无言。当差的问原因时，他答：“你们不知道，我有病啊！”的确，他有病。他说：“你们要问我病，却是相思不是愁。我是在思念南北两高峰、西湖一水啊！”在途中，他草就小诗一首：“自别钱塘山水后，不多饮酒懒吟诗。须将此意凭回棹，报与西湖风月知。”托船老大带回，贴在西湖断桥亭上。后来，百姓怀念他，亲切地称他为“白舍人”。为官如斯，不仅百姓，连天地也会感念他。

我在湖边饮茶，足足用了大半天时间。直至夕阳西下，没人北高峰后面。饮的是茶，感悟的是往事。心中还想着，这些感人的往事，不由两眼潮湿，长叹一声，起身离湖而去。

□散文

夏天的考验

王 谨

夏日的激情似乎过于浓烈。这激情，如火如荼，酷热与知了的奏鸣成为夏天的主旋律。夏日，也是万木竞秀的时节，降水也多，雨水充沛，郁郁葱葱、瓜果累累。农作物在强烈光照下，给叶子传递着叶绿素，孕育着果实，加速着灌浆，加速着农作物的成熟。

对于人类来说，与夏日握手言欢者不多。古时候，甚至有人将夏天言为苦炎夏，如唐代诗人李昂诗云：“人皆苦炎夏，我爱夏日长。”夏天的高温与闷热，增加了人们心情的烦躁。白天树枝上蝉儿高一声低一声的鸣叫，似乎要把阳光炙烤的夏日变得更长，更增添了人们的心烦意乱。

夏燥生腐。在公共场所，如果乱扔垃圾，则招惹蚊虫集结，安营扎寨。正因如此，夏日，我们更应该感念那些城镇清洁工，正是他们的辛勤劳作，及时清除易腐的垃圾，铲除着蚊虫滋生的土壤。在笔者所住的一个社区，有一位姓付的环卫师傅。每天，当我看到他在垃圾箱里掏着气味难闻的垃圾，将垃圾分类，倒入另一垃圾箱，

我就不由地口中蹦出一句问候：“辛苦了，付师傅。”他只是笑笑答道：“没什么。谢谢。”

夏日，考验着人们的意志。尽管夏日闷热难熬，但季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，不喜欢的季节仍然不可少。如同在高寒下工作的人们一样，有些室外工作，也需要在高温下进行。比如，在烈日下为农作物除草或除虫，效果最佳。有一年夏天，我到中南地区采访，中午时分仍然看到农民顶着烈日在稻田里薅草。我问一个戴着草帽、正赤脚薅草的老农：“为什么不等天稍凉点再干？”他说：“天热，稻田的水也热，这时候薅下的杂草才不容易成活。”我又问：“不少人用除草剂除草，省了薅草之累。”他停下薅草，脸色严峻起来，说：“除草剂尽管省力，但不省心。用除草剂毕竟不如人工除草安全，老是用除草剂，田的土质会变差。田是自己的，得爱惜点。”我连连点头，回味着老农的话，觉得很有道理。正是燥热的环境，考验着人们耐热力，也成就了某些务农之道。

□散文

饮茶西湖边

查干